

## 小小说

## 被告的电话

□ 王金平

清脆的电话铃声响起。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拿起电话听筒,一声“您好”还没落地,就听对方像机关枪一样“嗒嗒嗒”地开火了:“我是一个案件的被告,我有事要说……”

我尝试着先安抚对方的情绪:“您甭着急,慢慢说,我给您记下来。”我准备好纸和笔。

对方急促的声音再次在我耳边响起:“我叫‘丑蛋’,是尚庄村的,是个盲人。今天打电话,是因为西家平法庭的牛英。”

□ 刘兰根

下班后,与我一街之隔的小姨提了一个布兜过来,打开里面套着塑料袋的白搪瓷缸子,满满一缸子蒸榆钱赫然出现在面前,那甜滋滋清香的味道,让我感受到久违的亲切。

小姨说,前几天她回老家,看到村里的榆钱长得正好,就采了些回来。小姨比我年长八岁,上小学前的那段时光,我经常住在姥姥家,常和小姨在一起。

姥姥家有一个很大的后院,里面种满了榆树,高的矮的成了一片小树林。春天的榆钱一串串挂在枝头,特别好看,连空气都是甜丝丝的。矮处的榆钱我伸手就能够到,榆树枝很柔韧,即使我拿长柄的铁钩子将其勾弯,松手后,它依然会回到原位。榆钱又凉又甜,还有些筋道,很好吃。小时候,榆钱是我不错的零食。姥姥家有十多口人,就我一个闲人每天待在家里。于是,姥姥递给我一个柳条编的小篮子,安排我每天去捋榆钱。除了塞进嘴里一些,这些榆钱还用来喂猪。榆钱刚倒进猪槽内,还没有铺满底,那大肥猪就哼哼着跑过来,几口就吃完了。我一刻也不闲着,一趟趟捋榆钱、倒榆钱,不知道一天跑多少趟。

晚上的饭桌上,姥姥常常会端上一大盆子蒸好的榆钱糕,加上盐和蒜泥,一大家子就围着那个大盆子吃饭,就着玉米饼子喝稀粥,觉得很有味。

嫩绿的榆钱没多久就变干了,在地上落了一片一片的,随风飞舞。榆树上长出了绿绿的小叶子。我又开始捋榆树叶,一篮一篮地拿去喂猪。捋榆树叶是需要一些力气的,要从一头捏紧,然后一气呵成捋到底。我的小手整天都黑乎乎的,洗过后,会发现一道道的血印子,吃饭拿筷子时还隐隐地疼。

缺粮的时候,母亲把砍下的榆树皮内瓤晒干,一遍遍推碾子、过箩……不知道用了多少榆树皮,推了多少碾子,终于集成半口袋榆皮面,掺着面蒸干粮,就可以节约下粮食了。

几年后,父母盖起了三间土坯北屋,我们算是有了自己的家。姥爷砍掉两棵榆树,做了两扇木门,安在我家堂屋的门口。没有涂漆,就是木头的原色。雨水冲刷多年后,这两扇木门留下了条条褐色的沟痕。

搬进新房后,母亲在院子里也种了两棵榆树。头几年,榆树长得很快,后来一棵榆树因为遮光又生虫,被父亲砍去了树冠,成了一根光杆柱子。两棵榆树间拴上铁丝,就是晾衣绳。西边的榆树离鸡窝近,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鸡们晚上不愿再回黑漆漆的鸡窝,而是全部飞到这棵榆树上休息。

后来,这棵榆树因为生虫太多被刨掉了。如今父母已故,我们姐弟各奔东西。院子没有了树木,鸡窝、猪圈、牲口棚也全部拆除。冬去春来,院里的野草野菜先是探头探脑,见久也无人理会,索性疯长起来。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州区委政法委)

我有些担心。前段时间,西家平法庭王庭长因工作劳累过度,患脑出血住院治疗。因为法庭只有他一名法官,搁置的一些案子需要办理,所以经院党组研究决定,把审监庭的牛英调了过去。但牛英参加工作还不到三年,又是一个女孩,法庭事无巨细,比较繁杂,她去那里独当一面,难道是出了什么纰漏?

对方继续说:“牛法官总是开庭,我联系不上她。是这样,我想感谢她,又写不了感谢信,可她做的是好事,一定要让你们当领导的知道才对。”

“丑蛋”的这一番表述,让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从他逐渐平复的叙述中,我

得知他是一名视力一级残疾的残障青年,生活过得相对困难。今年3月份,他被同村的黄老三告到法庭,要求其退还租赁的两间房屋。之前,“丑蛋”从未踏进过法庭的门槛。接到起诉书那天,他打算“破罐破摔”。

牛英知道“丑蛋”行走不便,每隔两三天就去一趟他家里,跟他促膝谈心,讲法理,明道理。“丑蛋”内心自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盲人,会被人瞧不起,没想到牛法官会这么耐心。

“丑蛋”的想法渐渐变了。就在前几天,他主动与黄老三达成了调解协议,虽然协议内容与他之前想的不太一样,但他接受了。因为是法官牛英中间说的,他信法官说的话在理。

放下电话,我心里感慨万千。是啊!调解内容令当事人满意,来电致谢,这很正常。但调解结果不是那么合当事人心意,当事人仍心存感激,说明我们的法官真的感动了、说服了他。

听多了抱怨声,这朴实的表扬电话,让我觉得难能可贵。

仔细想想,很多时候,其实当事人并没有那么“难打发”,法官的耐心开导,甚至几句和声细语,抑或是一个搀扶、一杯热水,就能让他们感到浓浓的情谊。

群众路线该怎么走?怎样让百姓信服?我想,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已有答案。

(作者单位: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

□ 薛克鹏

“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土地问题是农民最为关切的利益问题,是关乎农村稳定的重大问题。“三权分置”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制度支撑,体现国家对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政策目的。“三权”是指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民法典的颁布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正,确立了承包地“三权”的基本法律框架。但结构、运行机理等问题在现行法律中并未明确规定,这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此,众多学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徐超副教授新近出版的学术专著——《承包地“三权”运行制度研究》便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该成果系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承包地‘三权’运行制度研究”的最终成果,是徐超副教授近年来对相关问题实践调研与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

全书在总体结构和具体章节的研究上坚持问题导向意识,通过5章13节的篇幅,梳理总结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演进历程和地方性实践,在民法典确立的基本框架之内,提出承包地“三权”运行的理论基础以及发包、流转、收回等制度规则的完善建议,力图寻找承包地“三权分置”实现的制度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与实践应用价值。全书逻辑脉络清晰、理论实践并重、内容结构严谨。

第一,该书以文本分析方法,对承包地“三权”运行的现状及地方实践进行梳理。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改革源于地方实践,作者通过对“三权分置”政策文件以及安徽、福建、陕西、重庆等地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的地方性规范进行文本解析,剖析现有制度在实现政策目标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探明其具体成因,归纳地方实践的经验和不足,为制度构建与完善寻求可行的路径及成功经验。

第二,该书以规范分析方法,对承包地“三权”运行的理论基础进行拓展与完善。作者对承包地“三权”的权利属性、权能结构、运行体系以及“三权分置”改革路径等内容进行论证,指出了实现“三权分置”制度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成因,分析“三权”之间的关系及其权利属性、权能构造、运行体系,厘清承包地发包、流转、收回等制度体系的逻辑脉络。

第三,该书以文本分析和实证分析方式,对承包地发包、流转、收回等“三权”运行的制度规则提出完善建议。作者论证了承包地“三权”运行制度的逻辑前提、价值目标、功能定位以及体系架构,并基于地方实践的经验,针对承包地发包、流转以及收回制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具体的完善方案,建立体系完整的承包地“三权”运行制度。

作为读者,该书能够让人深切感受到承包地“三权”运行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规则的重要意义,对承包地权利体系的相关问题产生更深层次的思考。当然,书中的亮点以及学术价值还有许多,值得读者仔细研读、认真体会,相信该书定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提供决策参考,也能为新形势下“三农”问题相关的研究开拓新的视野。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承包地『三权分置』实现的制度途径

——评《承包地『三权』运行制度研究》

## 心弦也要两个点

——读散文《命若琴弦》的感悟

□ 刘忠晓

已经知道那张药方是无字的白纸,所谓的“自己记错了,只弹断八百根,弹断一千根才够数”无疑是他在弥留之际为了不让自己丧失对生活的信心,编织的美丽谎言罢了。“老瞎子”已经彻底失去活着的希望,但是想起在破庙中孤苦无依的“小瞎子”,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找到“小瞎子”,并将药方放到“小瞎子”的琴槽中,告诉“小瞎子”说,“自己记错了,真想治好眼睛,需要弹断一千二百根琴弦。”为什么是一千二百根呢,或许他觉得“小瞎子”怎么弹,也弹不断一千二百根吧,这样就能永远去欢快地追求,永远看不到那张无字的白纸。

人越羸弱,越需要精神的支撑,对一辈子都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人来说,信念崩塌便意味着毁灭,“老瞎子”和他的师父深深知道这一点,所以即便走到生命的尽头,即便付出一生的努力仍未得偿所愿,他们也没有因自己的绝望而放弃对徒弟的欺骗和鼓励,而是用最后的力气完成这悲壮的信念的传承。

我想在他们临终之际都懂得,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仅此而已。但如果

想让这个过程过得充实而快乐,用作史铁生先生的话说“一根琴弦需要两个点才能拉紧。心弦也要两个点,一头是追求,一头是目的,你才能在中间这紧绷的过程上弹响心曲。”哪怕这个目的是虚设,只要你自己认定,并执着地追求,你就会活出精彩和幸福。“老瞎子”是不幸的,他的一生都没有遇见光明。但是他同样是幸运的,他师父给了他一个通向光明的“执念”,这个目的,让他获得了大半生的快乐。而我们大多数人,都需要自己去跌跌撞撞地寻找这个目标,甚至很多人一辈子都活在浑浑噩噩之中。

《命若琴弦》已经伴随我十多年,每当生活中遇到困难,脑海中经常会浮现出一片苍茫的群山中衣衫褴褛撑着竹竿摸索前行的两个“瞎子”的身影,每每想起,心中便生出一股凝重的力量。给自己一个梦想,去完成人生艰难的跋涉吧,只要信念不息,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英雄。

(作者单位:盐山县人民法院)



陆超 摄  
(作者单位:  
兴隆县人民法院)

苍苍的群山之  
中走着两个瞎  
子,一老一少,一前  
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  
帽在山间起伏攒动,匆匆忙

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  
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也  
无所谓到哪儿去,每人带一把三弦  
琴,说书为生。”这就是史铁生的散文

《命若琴弦》的开端。“老瞎子”已经七十岁,他从出生便没见过这个世界,残酷的命运和无休止的奔波早已将他的身体压垮,但是他每天兴致勃勃,用尽全力给人们弹琴。原来在他二十岁那年,他师父

临终前将一纸药方  
封存进他的琴槽中,并  
告诉他用心弹断一千根琴  
弦作药引,配上药方,就能治  
好自己的眼睛。这么多年,师父  
的话是他活着的唯一动力,多少难熬  
的日子,想想还有见到光明的一天,  
仿佛所有的劳累和焦虑都是快乐的。  
一眨眼,这个动力支撑他走过了五  
十年,他马上就要弹断一千根琴弦了。  
终于,“老瞎子”同时弹断最后两  
根琴弦,他无比激动,觉得一辈子的  
辛苦都是值得的。他感慨自己的师  
父太冤,本来要弹够一千根琴弦,可  
偏偏记成了八百,到头来没能看一眼  
这世界。将“小瞎子”安顿妥当,他便  
拿着琴弦和药方上路了。

“老瞎子”来到药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那张他用尽全力保存了五十年的药方竟是一张白纸,支撑他一路走来的那口气瞬间烟消云散。他脸色苍白,在客店里静静地躺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想起师父临终前说过的“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  
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他恍然明白师父的良苦用心,原来师父临终前